

臺灣第二外語翻譯之教育、發展現況及挑戰論壇

主持人：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張淑英教授

與談人：南臺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林水福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林德祐副教授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林震宇副教授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德語系謝淑媚副教授

時 間：2015年5月7日

地 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6樓605、606會議室



圖1 「臺灣第二外語翻譯之教育、發展現況及挑戰論壇」，主持人張淑英教授（左三）以及與談人林震宇副教授（左一）、林德祐副教授（左二）、林水福教授（右一）、謝淑媚副教授（右二）。右三為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林慶隆主任。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壹、前言

由於臺灣目前的翻譯教學以及相關證照皆以英文為主流，第二外語翻譯之發展相對較為弱勢，然而隨時代變遷，外語翻譯之教學及發展已逐漸多元化，日前第二外語教學也已納入高中課綱。本論壇針對在臺灣使用較多的第二外語（日語、西班牙語、法語以及德語），邀請學者專家探討及分享臺灣第二外語翻譯教學及人才培育、發展現況、市場需求以及面臨的挑戰。本論壇所舉辦的目的，乃希望了解以下幾個問題：第二外語在臺灣的口筆譯類型與需求為何？第二外語在臺灣學術單位的口筆譯教學類型與程度？第二外語口筆譯教學與現行碩士班結合的程度？第二外語口筆譯與政府政策的合作情形？以及第二外語與民間單位或財團法人的合作關係？盼望藉由此次論壇，啟發更多交流和討論。

貳、與談內容



圖2 張淑英教授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張淑英教授（以下簡稱張）：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首先要先跟國家教育研究院林慶隆主任說謝謝，也十分感謝四位講者蒞臨。今天的論壇屬於《編譯論叢》裡面的單元，所以各位的談話以及討論的內容將刊登在八卷二期的《編譯論叢》。我們今天特別針對第二外語，有日文、法文、西班牙文跟德文的老師，分別來自科技大學及一般綜合大學，來看看第二外語在臺灣的情形。十餘天前我看到一篇報導，文章提到大陸將外語教學當作一個策略，不光只是教育。現在大陸的一流人才念西班牙文跟法文，當然還包括日文跟德文，意思就是說，英文是 essential，是最重要的，但它重要到好像自然而不自覺，而

第二外語也變成必備要件。我念博士班時，歐盟一直提倡：雙專長，三語言。臺灣在外語教育上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剛剛論壇開始前，我們老師私下聊天，都在問招生情況。我覺得招生是一回事，培育人才才是重要的，畢竟教育是百年大計。除了面對現在的挑戰，還要有更長遠的眼光。想想第二外語教學在臺灣已經超過五十年了，還有困境，還要講挑戰。這五十年來我們到底做了哪些事，沒做哪些事？為了讓四位講者今天來這邊有一些重點和方向，所以我當初想了五個議題，是我在教學二十年來的一些經驗。

現在我要來分別介紹今天四位講者。

第一位我要來介紹林水福教授，林老師現在是南臺科技大學的教授。林老師是日本東北大學的文學博士，長期致力日本文學教學、研究跟翻譯。林老師翻譯最多的兩大日本作家是遠藤周作和谷崎潤一郎，其他像《源氏物語》的評論或是武士道，琳琅滿目。

第二位是中央大學法文系林德祐副教授，從法國的第七大學畢業，他的專長是法國文學和文學理論，是臺灣法語界的尖兵，青壯派相當energetic的教授。

第三位是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文學系的林震宇副教授，是西班牙拿瓦拉大學大眾傳播博士。林教授固定跟金馬獎活動合作，已經翻了30部的電影腳本。林教授也翻譯過祕魯小說家的作品，所以在文學翻譯、電影腳本方面，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

第四位是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德語系的謝淑媚副教授，謝教授是德國弗萊堡大學博士，目前也是《編譯論叢》的委員。今天的論壇議題有點兒像從外圍看核心，從主軸看第二外語。

我們現在就來開始今天的論壇。首先，歡迎林水福教授。

一、日語翻譯之現況分析及發展



圖3 林水福教授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林水福教授：感謝國家教育研究院以及張淑英教授的邀請，我已經教書三十幾年了，再三年就要退休了。在輔大教了十八年六個月，本來打算埋骨輔大，誰知道世事難料，跑了好多學校，去日本又回到南部來，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談這個問題。針對第一個子題，口筆譯類型跟需求，文學作品我想如果到書店看看，翻譯書一半以上應該是來自日文，說不定比英文還多。日本文學有芥川獎、直木獎，還有由書店店員投票出來的本屋大賞。很有趣的是，芥川獎原本是

最高榮譽，但賣的最好的卻是本屋大賞。此外，日本作家像村上春樹，在臺灣一支獨秀。另外，最近有三冠導演之稱的馬丁史柯西斯 (Martin Scorsese) 翻拍遠藤周作的原作《沉默》(Silence)，全部在臺灣取景，原著的中文翻譯都是我翻的，所以我也期待藉由這次電影的發行，看看書可不可以賣得更好。

日本文學的翻譯真的非常多，如果一一調查出來，我看超過五十個。另外也有非文學作品，像是關於物品整理的書籍也有人翻譯，例如收納(しゅうのう)也是日文。還有一些關於日本旅遊的作品，像是曾郁雯小姐，林文義先生的太太，她到京都旅遊，回來後寫了一些有關京都的書。另外有陳銘礪，寫了一系列日本名作家的介紹，拍攝了一些跟作品有關地方的照片，再加上介紹。

另外，提到電影腳本，曾經有一年臺北電影節，我翻譯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這裡「好色」的意思是指對於愛情非常執著、非常認真的意思；另外《好色七人女》是七個女性對愛情敢愛敢恨的故事。另

外像貿易書信、國際研討會、商業、法律、貿易談判、總統府隨行口譯等等也有需求。像現在輔大成立醫學院，特別著重在日文翻譯，最近要開一個關於日文醫學方面名詞的研討會。第二外語在臺灣學術翻譯個別教學類型，很多學校都有，也都差不多，像輔大翻譯所，主要是日文、中文、英文之間的互譯，所以不是單純中、日文，當然中、日文是其中大宗。

口譯員的待遇非常高，國際口譯員還分等級，價碼不一樣，除了基本的薪資，還要包括機票、住宿以及事先看資料的費用等等。早期日文翻譯所的學生因為不多，因此機會很多，寧願早一點去工作，不要寫碩士論文，所以早期很少人念到畢業。筆譯的就業比較困難，往往面臨的是中文不夠好，我個人覺得，大家很重視外語，但忽略了中文。我在輔大教碩士班時，要求學生每個禮拜都看一本中文書，以任何形式寫出心得。因為當兩個學生日文差不多時，最後看的是中文程度，而不是日文。我們知道的余光中先生，是透過他的英文嗎？當然不是，雖然他也有翻譯，但我們看的是他的中文。現在日文系很多人去考導遊，我也擔任多次導遊考試的口試委員，現在如果筆試通過了，口試要刷掉也不容易。

第二外語碩士班通常都會有口譯跟筆譯的課，大致上要開什麼樣的課，取決於你的師資。對碩士生來講，單純講翻譯理論，比較困難。所以後來我就不單獨講授翻譯理論，而是融入實際的翻譯課之中。我自己一定先翻，再請同學翻，我也常常提醒學生：翻譯沒有一定標準答案，答案一定是複數的。

第四項，跟政府單位的合作，臺灣文學館中書外譯的計畫一年只有六百多萬，中書外譯以英文跟日文占最多。大致上日文翻譯是以日本人居多，通常中書外譯需要的功力比較深。以前文建會的時代，也曾介紹臺灣的風土民情，委託外面的翻譯社來翻譯，就會擔心某些地方翻的不是很周全，所以會找人來審查。文化部一年一千多萬給聯經出版社去推

廣，相形之下，中書外譯的錢真的少的可憐。聯經的計畫是邀請日本的作家來臺灣，臺灣的作家去日本，最近期的是將黃晴雯的中文書籍翻成日文。

至於科技部的經典翻譯，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政策，但是版權是屬於國家的……其實科技部（原國科會）一開始要成立這個計畫時，我還是日文方面的規劃人，但是我從來沒有申請，因為感覺就像賣掉自己的孩子。像林文月的《源氏物語》、鄭清茂的《平家物語》，他們都不願意向科技部申請，就是因為版權的問題。

第五個，第二外語跟民間單位、財團法人的合作關係，我是文建會時代，派去東京的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擔任第一任臺北文化中心的主任。我的工作就是把臺灣的藝術介紹到日本，曾經請臺灣的布袋戲大師，鍾任璧先生到日本演布袋戲，這布袋戲是講日文的。除了布袋戲，還有原住民的舞蹈以及美術品，另外還包括無雙樂團。也邀請了一些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到日本的早稻田演講、詩歌朗誦。國內表演團體到日本演出時，通常預算都沒有考慮翻譯的經費，所以請當地留學生、華僑或當地駐外單位免費提供翻譯。再者，臺北國際書展每年也都會請日本的作家來，他們也需要翻譯。所以日文翻譯在臺灣應用非常廣泛，很多日本的漫畫翻譯也是日文系的學生翻譯的。我個人覺得日文翻譯的需求，以後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張：中書外譯這一塊，其實臺灣1990年就開始了，到了2010年已經二十年了。大陸在2010年回顧他們中書外譯十年的成就時，已經翻了上千本，包括莫言得獎，也要歸功於翻譯的功勞。接下來我們請林德祐教授提供法文方面的一些想法。

二、法文翻譯教學的現況、進程與遠景



圖4 林德祐副教授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林德祐副教授：主持人、各位師長、同仁、同學大家好，我的口筆譯實務經驗都不算豐富，到中央大學任教以來持續教授大三法譯中課程，迄今已有五年，所以今天論壇我把重點放在國內法文系的翻譯教學。目前國內有法文系的大學總共有五所：中央、輔仁、淡江、文化與文藻外語大學。開設歐語系，且法文為專業教授科目的學校有政大跟大葉大學。翻譯課通常是法文系必修的科目，大致分為中譯法、法譯中。無論學校教學偏重實務類還是文學類，通常目標都是一樣的，就是培養專業法語翻譯人才、拓展學生筆譯能力、透過法國文化思潮來反思自己的文化，擔負起不同文化間溝通的橋樑。

由於大一尚未有法文基礎，大二以上才有翻譯課，翻譯的內容多半是短文或是作品的節錄。各校的法文系翻譯課程名稱通常訂為「中翻法」、「法譯中」，但有些學校比較強調筆譯的實務課程，像輔大法文系大三、大四開設的「筆譯習作」；政大歐語系大三開設的「法語翻譯實務」，以及大四的「法語專業翻譯實務」；大葉大學大三有開設「進階歐語」，大四則是「篇章評論與翻譯」，可以看出，這些課程想要透過翻譯來了解學生是否真的有掌握到文本的訊息，這才是翻譯最後的目標。從整個課程安排來看，法文翻譯的授課有兩種傾向：語言教學和文化認識，反而較少思索翻譯行為本身。授課方面，通常是由教授選擇文章，學生翻譯之後，由教授批改與講評，提供學生修正的準則。另外為了輔助教學，各校的法文系也會定期請業界具翻譯經驗的人來演講，像是近期受到各校法文系邀約的講者有：光磊國際版權經紀人武忠森先

生、著名的法國文學譯者尉遲秀以及口譯經驗相當豐富的詹文碩等。

整體來說，法文系的翻譯課程是先從語言培訓到美學賞析。大二、大三著重在實踐，大四除了繼續翻譯的實踐之外，還會加入一些譯文的審美或是評論，比較不同版本呈現的旨趣，探討譯本與原文之間的關係。在文本的選擇上滿多元的，不管是時事、新聞還是廣告，但最常見的還是文學作品。翻譯課基本上沒有固定的教材，取決於授課教授自己的專長背景。如果教授比較擅長政治與社會，他可能就會選擇新聞時事。評量方式通常是請同學把一篇原文翻成流利的中文，再由教授來評分。但也可以加入比較多元的評量方式，像是選一些法國電影進行字幕翻譯，或是選一些維基百科的詞條進行編譯，藉以推廣一些在法國已經很有名，在臺灣尚未普遍的名人或事件，如此也是跟外界結合的一種方式，因為上傳的內容也具有參考價值。

相對於筆譯課程，口譯教學偏少。目前比較有系統的是輔大法文系由黃孟蘭教授在大三、大四開設的口譯選修課程。黃孟蘭老師也曾在研討會中提到，外語教學中的口譯並非以培養專業人士為目標，而是藉由口譯的訓練提昇學生的外語能力。換言之，口譯課程是在已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學生的語言能力做綜合的訓練。

再談到法文碩士班的翻譯教學，基本上，研究所的入學考試也都會有翻譯的測驗，不過進入研究所後，翻譯就不見得受到重視了，因為法文所的重心還是在於作品的研讀與討論、理論閱讀。研究所只有輔大及淡江有開設翻譯課程，都是以實務為主、理論為輔。也就是說，國內法文系翻譯理論的部份比較需要加強，也比較難找到符合的師資。

接下來我想要談談教師在翻譯教學上遭遇的困難。第一個困難在於，翻譯課程如何與一般語言教學做出區分？翻譯課本質有點介於重要與次要之間，一般說來，翻譯與口語表達或作文並列為必修科目，可是學生通常會在意的是口語和書寫好不好，而不會在意翻譯能力好不好，因為學生會覺得只要把外語學好，翻譯自然就不成問題。就像語言檢定

考當中，也不會考翻譯。然而若不正視，翻譯課很容易流於文法講解、法文句型分析，或者變成法國文化賞析，而不是針對翻譯作為獨立學科所蘊含的藝術進行探討與學習，引導學生思考：我如何翻譯？我為何這樣翻譯？也就是太過於講求「譯出」成果而忽略本身就看不見的「譯」的過程。譯的過程，是一種擦拭和摺疊的過程，摺痕或許還可以找到蹤跡，但是已經是大家試圖遺忘的東西了。另一個遇到的困境是：翻譯作業不好批改。往往我們會採取幾個標準來審視，例如：譯文是否正確、處理是否得當或是專業用語的選取、文筆合不合語境的需求等。但由於翻譯是由老師自己來批改，所以有時候會流於老師主觀的看法，學生不見得信服，有時候會僵持不下。

總之，我認為翻譯課在法文系是一門令人期待，也令人失望的課。因為每次只要我們開出翻譯的課程，學生一定會趨之若鶩，覺得上了這門課翻譯能力就會變好。實際上，老師提供的只是方法與引導，真正的接觸還是要靠學生自己。學生失望，是因為他們誤會了自己會翻譯，也低估了翻譯的複雜性。學生們也很仰賴字典，在考翻譯時，最在乎的就是可不可以帶字典。其實重點不在字典的有無，而是要對語境與脈絡能夠掌握，以適切的藝術來包裹。翻譯的藝術往往不存在於工具書當中，而是散落在閱讀經驗的累積中，閱讀經驗累積下來的詞庫、資料庫。也就是說真正需要查閱的字典是隱形、邊界未定、模糊的，那本字典隨時在變動消長，是存在譯者心中的字典。

張：謝謝林教授。就我所知，大葉大學的歐語系已經改名了，改成歐洲文化與旅遊學士學位學程。是不是歐語已經面臨困境了？像日文我們前有林文月老師，後有林水福老師，如何在第二外語找出一些口筆譯的典範？其實輔大翻譯研究所成立的時候，我擔任新所長兩個月的秘書。當時為了配合外語學院，就希望翻譯研究所包括英文、日文、西文和法文。但是後來翻譯研究所只有英文跟日文。至於為何其他語言起不來，一定是因為師資、人才的不足以及雙語的訓練問題。接下來我們請

林震宇老師來談談西語的發展。有請林老師。

三、西語翻譯教學與市場需求之現況



圖5 林震宇副教授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林震宇教授：很感謝國家教育研究院以及張淑英教授的邀請，在此除了提供我個人的一些翻譯經驗之外，也希望在第二個階段可以跟各位老師及同學有更多的交流與互動。

西班牙語是世界第三大語言，僅次於英文跟中文，也是聯合國六大工作語言之一。除了在西班牙外，大多數的拉丁美洲國家以及美國很多地方，也都是講西班牙文。臺灣在加入 WTO 之後，跟中南美洲的經貿日益頻繁，用到西語的機會也相對增多。中華民國

的二十二個邦交國中就有十二個講西班牙文，所以在外交政策上，西文也是相當重要。

我先談一下西語教學在臺灣的狀況，大學中有四個學校設有西班牙語文學系：輔仁、淡江、靜宜跟文藻。除了這四所大學，政治大學歐語系有法文組、西文組跟德文組；國立大學中，臺大跟成大的外文系多年來也非常努力推廣西語的學習。研究所的部份有輔仁、淡江以及靜宜成立西研所。我特別提出淡江大學是因為他們當初課程設計就是以培育翻譯人才為初衷，除了這三個學校外，淡江大學有拉丁美洲研究所以及歐洲研究所，歐洲研究所也包含了西語組。另外，文藻外語大學已經向教育部提出歐洲研究所的申請，通過之後將來也會有法文組、西文組跟德文組。

另外，有鑑於外語的學習必須向下紮根，所以近年來許多高中也開始積極推行高中第二外語課程，我自己在高中支援了四年，雄中三年，

高師大附中一年。課程通常開在高一，如果在高中修畢上下學期共四個學分或是修了七十二小時，拿到證書後可以報名大學第二外語的先修專班。如果學生修了第二外語先修專班，並且考過語檢 DELE 或是 SFLPT，可以在大學甄試入學時加分。儘管教育部推行高中第二外語是立意良善，但在執行上仍有困難及有待解決的問題，比方說師資水準的掌控、鐘點費的發放等。

回到西語的翻譯與民間市場的需求，我把它分為口譯跟筆譯兩部份。筆譯的部份最大宗是文學作品的翻譯，臺灣的出版社像是圓神、漫遊者文化、麥田、遠流、馬可波羅、皇冠、聯經、晨星、時報、原點等等都有出版西語翻譯小說。另外還有民間翻譯社，主要是須公證的文件、百科全書和電影字幕的翻譯等。

我整理了一些近年國內出版的西語翻譯小說，像《如此蒼白的心》、《高第密碼》、《巴別塔男孩》、《謎樣的雙眼》、《黃雨》、《海上教堂》、《時間推銷員》等等。另外，出版社也會出版作家系列叢書，圓神出版社曾出版 Carlos Ruiz Zafón 的三部曲：《風之影》、《天空的囚徒》、《天使遊戲》，之後的《風中的瑪麗娜》就由皇冠出版。另外的作家系列還有 Isabel Allende，是由聯經出版社出版。還有 Vargas Llosa，他的作品非常多，包括《天堂在另一個街角》、《公羊的盛宴》、《城市與狗》等。另外漫遊者文化在多年前就陸陸續續出版了 Arturo Pérez-Reverte 的七本小說：《大仲馬俱樂部》、《海圖迷蹤》、《擊劍大師》、《戰爭畫師》、《南方女王》、《聖堂密令》、《法蘭德斯棋盤》等。

筆譯的部份除了出版社外，還有文化部跟市政府相關的活動。比方說電影節是我個人接觸比較廣的一塊：臺北金馬國際影展在2012年時有〈拉美狂熱〉的主題，一次就放映了十二部拉美電影；另外還有臺北金馬奇幻影展，該影展的最大特色是每年有一個焦點導演，像2012年就放映了西班牙導演 Álex de la Iglesia 的六部影片；臺北電影節每年六到七月舉辦，也發展出自己的特色，是以城市主題影展為主，像今年就選了



圖6 西語翻譯小說

資料來源：林震宇副教授。

葡萄牙的里斯本；接下來是高雄電影節，比較著重在國際短片競賽；以及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等。此外還有2011年由文化部舉辦的臺灣拉美影展、各個縣市舉辦的影展，如臺南兒童國際影展、臺中和桃園各地的影展。自2011年至今我翻譯了三十二部西語電影，像是西班牙影片《切膚慾謀》、《時代啟示錄》、《飛常性奮》，或是墨西哥電影《露西亞離開之後》、阿根廷電影《我的雙面童年》等等。

口譯的部份，有臺北國際書展以及臺北國際詩歌節，我自己接觸較多的口譯工作是高雄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得獎的可能是來自西班牙或中南美洲的導演，他們來臺與會時，就會需要口譯人員。此外，官方口、筆譯工作的部份，外交部的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劃從2011年開始，每年大約有來自六個學校的十團，每團到一個國家參訪約兩周。外交部從2014年起改為每一年出兩團，每團到四個國家。另外，文藻外語大學研發處跟故宮南院簽了一個文化部的產學合作計畫，我們會有老師及學生在那裡進行校外實習。科技部的部分則有經典譯注計畫。另外，外交部也在2014年11月舉辦了拉美影展，總共展出十二部拉美的影片，也會有一些口譯的工作。

目前在臺灣不論是官方機構還是民間的文化產業，對西語翻譯的需求，有日益增加的趨勢。我從2011年開始接觸電影腳本的翻譯，在這之前，主要還是由英文譯文再翻成中文，但其實每一次的翻譯過程不免會有流失，希望讓它流失一次就好，不要流失兩次。翻譯就是兩種語言轉換的工作，其中當然涉及許多文化議題，對譯者來說，除了語言之外，沒有兩種文化對比的知識與涵養，就不用談對於原文有正確的理解，更不用說能做出一個好的翻譯作品。

最後我自己提出兩個問題：一、如何培育出翻譯方面的優秀人才？我想這是我們學術圈老師們的使命。二、如何讓西文學術界與業界結合？這樣子才能提供學生之後有更多機會接觸到西語翻譯。這兩點是我們還可以探討並且努力的地方。

張：謝謝林老師。談到翻譯和業界的結合，好多老師提到忙得沒有時間接翻譯。另一方面，有時候業界也捨不得撥經費讓老師發揮專長。所以業界與學界要怎麼結合，癥結在哪裡？現在我們請謝淑媚老師來講講德文。

四、德語翻譯之課程現況分析以及未來發展



圖7 謝淑媚副教授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謝淑媚副教授（以下簡稱謝）：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今天很高興有機會參加第二外語教育論壇，探討翻譯領域之現況以及未來發展。報告重點為翻譯課程之規劃及課程如何實務應用導向。報告大綱第一部分為大學部、碩士班翻譯課程的現況分析與比較，將針對技職體系大學及綜合大學之課程比較。第二部分為翻譯課程未來的發展：實務導向及跨領域的課程設計。

表1
103學年度各校大學部德語翻譯課程學分一覽表

	大二	大三上	大三下	大四上	大四下	必修	選修
政大			德文翻譯實務 (2)		德文專業翻譯實務(2)	4	
東吳		德文翻譯 (2) 德語口譯入門 (2)	德文翻譯 (2)	進階德文翻譯I (2)	進階德文翻譯II (2)	4	6
淡江		德文翻譯 (-) (2) 商用	德文翻譯 (-) (2) 一般	進階德文翻譯 (2) 商用 中德口譯 (2)	進階德文翻譯 (2) 一般	8	2
輔仁		德漢翻譯 (2)	德漢翻譯 (2)	進階德漢翻譯 (-) (2)	進階德漢翻譯 (-) (2)	4	4
文化	基礎翻譯練習 (2) 進階翻譯練習 (2)	德漢筆譯 (2)	基礎口譯技巧 (2) 德漢翻譯實務 (2)				10
文藻		德文翻譯 (2) 口譯技巧演練 (2)	德文翻譯 (2) 筆譯技巧運用 (2)	德文口譯入門 (2)	德文口譯 (2) 逐步口譯 (2) 進階筆譯技巧運用 (2)	8	8
高科	德文翻譯入門 (2)	德文翻譯I (2)	德文翻譯II (2) 德文口譯I (2)	技術翻譯I (2) 德文口譯II (2)	技術翻譯II (2)	8	6
大葉	無正式翻譯課程						0

資料來源：謝淑媚副教授

上表為103學年度臺灣各大學德語系翻譯課程規劃，灰色標示為選修的課程。政大必修四學分共四小時。東吳必修四學分，選修六學分，共十小時，大四的學生選一本書翻譯，畢業後出版。淡江必修八學分，選修二學分，共十小時。輔大必修四學分，選修四學分，共八小時。文大選修十學分。文藻必修八學分，選修八學分，共十六小時。第一高科必修八學分，選修六學分，共十四小時。大部分的學校將翻譯課程定為語言學習基本技能：聽、說、讀、寫之外的第五技能。

接下來討論的是各大學翻譯課程訂定的目標與內容。

翻譯課程大多課程目標訂為學習語言的第五技能，透過翻譯學習字彙或是閱讀能力，希望學生透過翻譯課程通過 B1、B2 語言檢定，或希望學生在語意、語用等文化層面有所收穫，課程內容相當多元：媒體、文學、影片，部分課程較偏重工商實務、商用德文書信之翻譯訓練。

表2
103學年度德語碩士班翻譯課程學分一覽表

	碩一	碩二	必修	選修
東吳				0
輔大	翻譯理論與實務 (2)	口譯入門(2)		4
高雄 第一 科大	現代翻譯理論 (2) (必)	翻譯技巧與評析 (2) 翻譯實作I (2)	2	16
	商務口譯 (2) 電腦輔助翻譯軟體應用 (2) 媒體德文翻譯 (2)	科技德文翻譯 (2) 經貿德文翻譯 (2) 翻譯實作II (2)		

資料來源：謝淑媚副教授

103學年度臺灣德語碩士班翻譯課程分析如上表，目前國內有開設德語碩士班共有三所：東吳、輔大、高雄第一科大。輔大開兩門選修，共四小時。第一科大必修二學分，選修十六學分，共十八小時。大多的德語碩士班課程目標理論與實用並重。筆譯課程內容為翻譯發展史、翻譯學派研究、修辭學、翻譯技巧及翻譯操作說明書或專利說明書等。口譯課程內容為視譯、筆記技巧等，希望學生至會展工作並且了解臺灣翻譯市場的狀況。

翻譯課程未來的發展，在此提出兩個建議：一、課程實務導向、二、跨領域的課程設計。許多學生對未來規劃感到茫然，翻譯課程的規劃，除了語言的訓練，也應當注重實務之導向，提供同學實習機會，使他們早點接觸職場，了解並規劃未來。例如至國際會展或企業實習，或是翻譯書籍並出版。有關翻譯課程之跨領域模組，例如文藻四技學生除了學習第二外語之外，還須修讀二十學分其他領域之課程，例如「翻譯與國際會展」或「外語觀光導遊」模組。高雄第一科大也開設「語言文化服務學程」，分核心課程及專業選修，核心課程包括領隊導遊證照、觀光心理與行為及「多國語筆譯」等，專業選修課程包括電子商務與法律等。總結，語言訓練固然重要，時代的需求也當重視，未來應加強翻

譯實務之人才培訓。

張：謝謝謝教授。區域合作很好，但需要長期的規劃，不能臨時抱佛腳。至於實習的機會，感覺課程好像很豐富，但為什麼訓練出來的人不能用？這裡面一定是有落差。

參、現場與會者提問及交流時間

提問一（現場來賓）：在一般翻譯課程中有沒有可能區分專業領域，比如說像是翻譯結合教育、社會或財經。像現在也有老師在教社會科學翻譯，但國內現在很缺乏人才，很多外語的社會科學人才不足，要翻譯更難。如何整合第二外語翻譯以及特定專業領域的教學？另外一個問題，可不可以請老師分享跨模組課程，在師資上是如何去綜整的？是兼任還是專任？

謝：有關社會科學翻譯的確會牽涉到老師專業領域的問題，建議與留學德國之社會學學者合作，如聘請留學德國之社會學學者為兼任老師，如第一科大的模式，聘請中鋼工程師跟德籍記者到校授課。

林震宇：模組是針對現在大二要升大三的學生，這也是文藻今年的新政策，就是所謂的英文跟西班牙文的訓練之外，希望學生有第二專



圖8 本論壇與會者：（左起）林水福教授、謝淑媚副教授、林慶隆主任。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長。學校總共有八大模組，選修人數最多的是：外語文化觀光導覽、國際商管、翻譯與國際會展。這八大模組的授課老師都不是由我們西文系的老師負責，學生依規定必須在大三跟大四修完二十個學分的模組。因為文藻是屬於技職體系的學校，學校是希望學生能藉由跨領域模組課程擁有第二專長，畢業後能順利銜接職場。

張：我的想法是也應該多鼓勵社會科學的同學去修第二外語。

提問二（張淑英老師）：請教林水福老師，每個時代都有「必要翻譯的文本」，也要配合時代需求去更新。像林文月老師的《源氏物語》，可以歷經世代的考驗嗎？像大陸賣的好幾千萬本的《百年孤寂》過去是沒有版權的，四年多前馬奎斯的經紀人用三百萬美金售出版權，讓大陸新人重譯。

林水福：林文月老師的版本貴為臺灣第一本中文譯本，有其歷史定位跟意義，但當然有重翻的可能。林文月老師翻譯方面，我的看法跟她不太一樣，比如說，她翻譯和歌，是用仿漢高祖《大風歌》的形式，不是楚辭。這種方式讀起來很有味道，很像詩，味道很足夠，但通常閱讀時就會跳過去。翻譯是給現代人看的，翻譯者都有個夢想，想要給「未來」的讀者看，但未來的讀者是很難掌控的，所以我個人是鎖定在「當代」的讀者。有人說古典要用古典來翻，我覺得這是沒有道理的，事實上這種翻法沒有影響力、說服力。日文變化很大，百年前的日文，大家已經看不懂了。很多經典作品，隔一段時間都有人重新翻譯，這並不代表他翻的不好，因為不同時代的語言和詮釋是不一樣的。

此外，其實字典本身就是一種翻譯，所以不能把字典當聖經看待，因為它也是一種翻譯。有時候中文兩種講法一樣，在日文就不一樣，我舉實際例子：日文的「だけ」（da kei）、「しかない」（shi ka nai）在中文字典解釋都是「只有」，但日文用法不一樣。「我只有十塊」

（私は十円だけ持っています、私は十円しか持っていません）、「だけ」客觀、「しかない」主觀，有覺得太少之意。還有「わざと」（waza do）是指「故意、特意」，通常用在負面，「わざわざ」（waza waza）是「特意的」，通常是正面的。當然，翻譯沒有標準答案，有時候同學翻的語氣可能跟我們不一樣，如果在一個範圍內，也是要鼓勵他。

提問三（張淑英老師）：拋一個問題給林德祐老師，臺灣的法翻中，有不少是哲學跟文學理論，羅蘭巴特、拉岡等等。法文的老師看法文時看得懂，但在看中文翻譯的時候反而看不懂，法文的學者怎麼去看待法文翻成中文的狀況？

林德祐：法國理論的翻譯經常有這樣的問題，這些文學理論或哲學概念從原文理解或許不構成問題，但一旦譯成中文，似乎遇上語言的極限。往往在法文原文中一個簡潔的概念，中文可能要加了很多譯註或大費唇舌一番才能解釋。此外，理論的翻譯原本就比較艱澀、抽象，中文閱讀時就更加需要耐心與細細的推理。無論如何，翻譯法文的理論的確相當吃力不討好，有時譯者已經如實地譯出原文，但是譯成的中文卻又讓中文讀者看不懂，如何解決翻譯通達性的問題，這也考驗著譯者。

林水福：我回應一下外文翻成中文後看不懂的問題，一個新的名詞，若本國沒有這種東西或文化，就沒有這種詞彙，我們常遇到文化的不可譯，但還是要傳達。有時候我們看中文翻譯，理論性的東西很難懂，這個翻譯是有問題的，因為翻譯者沒有真的消化，如果自己都看不懂的話，不能要求讀者也看得懂。

現場來賓回應：現在很多人都一味地把譯文中文化，讓讀者最後根本不知道作者原來的風格是什麼。有人認為「翻譯就像女人，忠實的不美麗，美麗的不忠實」。中文不像法文，需要把每種時態翻出來，很多

被動式有時候也不用翻出來，翻譯考驗的是譯者的功力。

張：我覺得優秀譯者可以建立典範，像剛剛林老師提到的日文不可翻，現在西班牙字典裡已經出現了 sushi，以後不用再翻成豆皮包白米；豆腐就是豆腐，不用再講它是東方的起司。有些文化不可譯，有時候譯者應該勇敢的把原文或音譯呈現出來。

現場來賓回應：雖然譯者的角度會認為一定要忠於原文，文化上無法翻譯的也一定要硬著頭皮翻，我自己雖是念翻譯理論，但抱著很寬容的態度，不會要求它一定要忠實。文學作品翻譯即使有誤讀，但正本難道不也是誤讀嗎？誤讀也可能會造成感動，各個時代流行的翻譯不同，翻譯促成的可能是文學潮流或國家和民族語言的形成，例如馬丁路德金恩的翻譯。

林水福：原文是什麼？其實原文不是唯一的、不變的，透過我們的知識、人生體驗來理解與詮釋。所以同樣的原文，每人讀起來卻不同。我也同意翻譯不可以一味地中文化，翻譯畢竟是翻譯，一定會有外文的味道，翻譯理論中有所謂的同化／異化。同化，新的觀念就進不來；異化，原文的意思可能比較容易真正傳進來。中文／外文、同化／異化之間經常在打仗。雖然翻譯會遇到很痛苦的時候，卻也有快樂的時候，像新的東西被翻譯出來，後人可能繼續這樣翻，這個名詞就是我創作出來的。

提問四（現場來賓）：通常會到大三有一定基礎時才開始外文翻中文，大四再來中文翻成外文，大二就開始翻譯教學的話，是專注在短劇呢？還是其他？

林德祐：大二還是可以上翻譯，可以選一些中短篇的作品來讓學生翻譯，借助字典和文法概念，學生可以自行翻譯，老師從旁協助，提供譯本參考。大三、大四的法譯中，會更進一步講究譯文的美感、譯文的

評估等翻譯兼評論的工作。

現場來賓回應：一般國內外文系都將翻譯課程定義在聽、說、讀、寫後的第五個訓練，我參加過一個整合型的計畫，探討歐盟外語學習教育，我負責翻譯教學跟職場的部份，他們視翻譯為外語學習訓練之一，外文程度至少要 B2 以上，而且外文不能只有一項，進入翻譯系所再將翻譯訓練與某一個專長做結合。剛才聽到高雄第一科大跟產業能夠密集的合作，看在綜合大學眼裡真的很令人羨慕，產學合作這方面，我們可以更努力。

張：最後，有請四位講者用一句話為今天作總結，給大家勉勵一下。

謝：先將第二外語學好，翻譯有無限的可能性。

林水福：翻譯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臺灣只要不靠翻譯吃飯，是很快樂的。

林德祐：我想重複剛剛林水福老師提過的一個觀念，也就是譯者的參與度，譯者參與度就是翻譯的空間，必須要相信這個空間無限寬廣。

林震宇：翻譯是件既辛苦但又有趣的工作，除了要把語言訓練好，當然必須要有足夠的文化素養及對比知識。另外就是譯者要有一些基本的人格特質，要能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坐得久。

張：今天謝謝各位同學跟老師的參與，希望我們繼續為翻譯志業努力。我們需要更多新的年輕人才！謝謝各位！